

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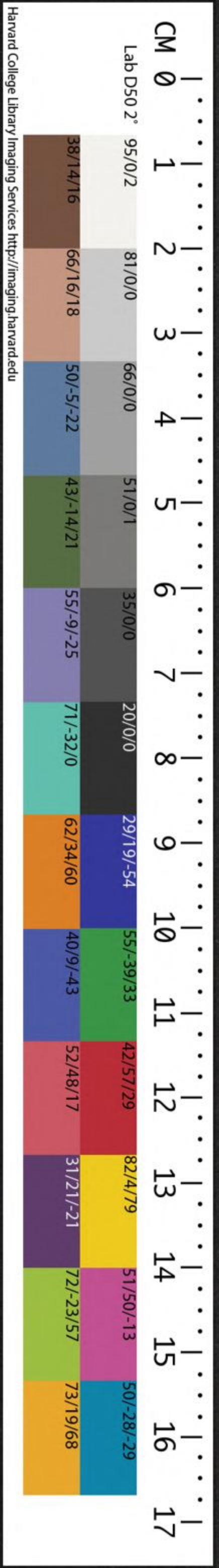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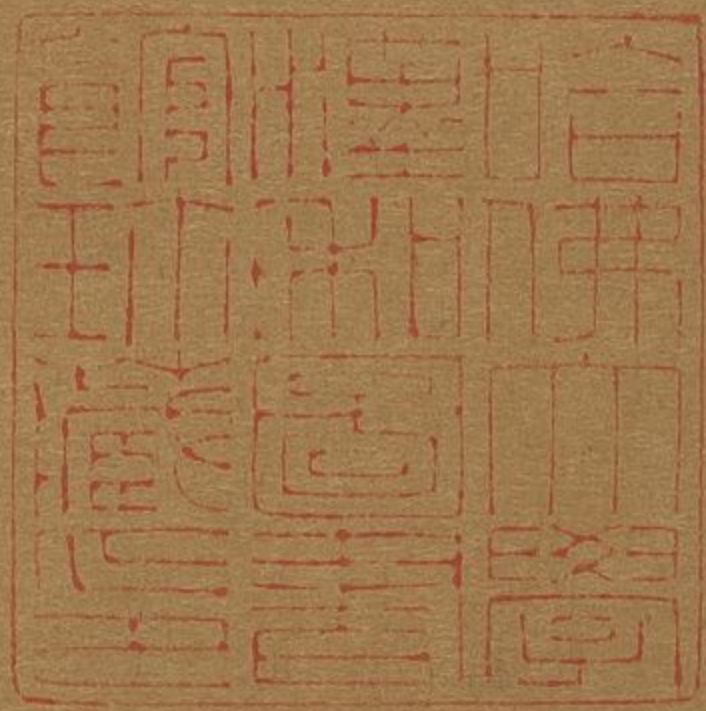
卷六十七六十八



158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T 2455/21



宋書卷六十七

列傳第二十七

塔佛大學漢科
圖書館珍藏

梁沈約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德郎右春坊中允管國子監書事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謝靈運

謝靈運陳郡陽夏人也祖玄晉車騎將軍父瑒生而不
慧為祕書郎蚤亡靈運幼便穎悟玄甚異之謂親知曰
我乃生瑒瑒得生靈運靈運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
之美江左莫逮從叔混特知愛之襲封康樂公食邑二

千戶以國公例除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爲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性奢豪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撫軍將軍劉毅鎮姑孰以爲記室參軍毅鎮江陵又以爲衛軍從事中郎毅伏誅高祖版爲太尉參軍入爲祕書丞坐事免高祖伐長安驃騎將軍道憐居守版爲諮議參軍轉中書侍郎又爲世子中軍咨議黃門侍郎奉使慰勞高祖於彭城作撰征賦其序曰蓋聞昏明殊位貞晦異道雖景度回革亂多治寡是故升平難於恒運剝喪易以橫流皇晉闕二河汾來遷吳楚數歷九世年踰十紀西秦無一援之望東周有

三辱之憤可爲積禍纏繫固以久矣况迺陵塋幽翳情敬莫遂日月推薄帝心彌遠慶靈將升時來不爽相國朱公得一居貞回乾運軸內匡寰表外清遐陬每以區宇未統側席盈慮值天祚攸興昧弱投機龜筮元謀符瑞景徵於是仰祗俯協順天從兆與止戈之師躬暫勞之討以義熙十有二年五月丁酉敬成九伐申命六軍治兵于京畿次師于汜上靈櫓千艘雷輜萬乘羽騎盈塗飛旂蔽日別命羣帥誨謨惠策法奇於三略義祕於六韜所以鉤棘未曜殞前禽於金墉威弧始發走鉞隼於滑臺曾不踰月二方獻捷宏功懋德獨絕古今天子

感東山之劬勞慶格天之光大明發興於鑒寐使臣遵
于原隰余攝官承乏謬充殊役皇華愧於先雅靡盬頓
於征人以仲冬就行分春反命塗經九守路踰千里沿
江亂淮溯薄泗汭詳觀城邑周覽丘墳眷言古迹其懷
已多昔皇祖作藩受命淮徐道固苞桑勲由仁積年月
多歷市朝已改永爲洪業纏懷清曆於是采訪故老尋
履往迹而遠感深慨痛心殞涕遂寫集聞見作賦撰
征俾事運遷謝託此不朽其詞曰

系烈山之洪緒承火正之明光立熙載於唐后申諧事
於周王疇庸命而順位錫寶珪以徽疆歷尚代而平顯

降中葉以繁昌業服道而德徽風行世而化揚投前蹤
以永冀省輜質以遠傷睽謀始於著蔡違用舍於行藏
庇常善之罔棄憑曲成之不遺昭在幽而偕煦賞彌久
而愈私顧晚草之薄弱仰青春之葳蕤引蔓穎於松上
擢纖枝於蘭達施隆貸而有渥報消塵而無期歡太階
之休明穆皇道之緝熙惟王建國辨方定隅內外旣正
華夷有殊惟昔小雅逮于班書戎蠻孔熾是殛是誅所
以宣王用棘於獫狁高帝方事於匈奴然侵鎬至涇白
塞及平闕郊伺鄙關四字慕攜王之矯處階喪亂之
未寧竊彊秦之三輔陷隆周之兩京雄峭澠以制險據

繞雷而作扃家永懷於故壤國願言於先瑩俟太平之
曠期屬應運之聖明坤寄通於四瀆乾假照於三辰水
潤土以顯比火炎天而同人惟上相之叡哲當草昧而
經綸揔九流以貞觀協五才而平分時來之機悟先於
介石納隍之誠一援於生民龜筮允臧人鬼同情順天
行誅司典詳刑樹牙選徒秉鉞抗於弧矢罄楚孝之心
智戈棘單吳子之精靈迅三翼以魚麗襄兩服以鴈逝
陣未列於都甸威已振於秦薊灑嚴霜於渭城被和風
於洛汭就終古以比猷考墳冊而莫契昔西怨於東徂
今北伐而南悲豈朝野之怕情動萬乘之幽思歌零雨

於邇風興採薇於周詩慶金墉之凱定眷戎車之遷持
佇千里而感遠涉弦望而懷期詔微臣以勞問奉主命
於河涓夕飲餞以傲裝旦出宿而言辭歲旣晏而繁慮
日將邁而戀乖闕敬恭於桑梓謝履長於庭階冒沈雲
之晦藹迎素雪之紛霏凌結湍而凝清風矜籟以揚哀
情在本而易阜物雖末而難懷眷余勤以就路苦憂來
其城頽爾乃經雉門啓浮梁眺鍾巖越查塘覽永嘉之
紊維尋建武之緝綱于時內慢神器外侮戎狄君子橫
流庶萌分析主晉有祀福祿來格明兩降覽三七離厄
元誕德以膺緯肇回光於陽宅明思服於下武興繼代

以消逆簡文思以秉道故恩用而刑廢孝武捨己以杖
賢亦寧外而治內觀日化而就損庶雍熙之可對閔隆
安之致寇傷龜王之毀碎漏妖凶於滄洲纏豐難而盈
紀時焉依於晉鄭國有賊於百里賴英謨之經營弘兼
濟以忘已主寰內而緩虞澄海外以漬滓至如昏稜蔽
景鼎祚傾基黍離有歎鴻鴈無期瞻天命之貞符秉順
動而履機率駿民之思効普邦國而同歸盪積霾之穢
氛啓披陰之光暉反平陵之杏藹復七廟之依帨務役
簡而農勸每勞賞而忠甄燮時雍於祖宗

闕六字

掃逋醜於漢渚滌僭逆於岷山羈巢處於西木引臯

飲於源淵惠要襍而思躡援冠弁而來處視治城而北
屬懷文獻之收揚匪元首之康哉孰股肱之惟良譬觀
曲而識節似綴組以成章業彌纏而彌微事愈有而莫
傷次石頭之雙岸究孫氏之初基幸漢庶之漏網憑江
介以抗維初鵠起於富春果鯨躍於川涓匝三世而國
盛歷五僞而宗夷察成敗之相仍猶脣亡而齒寒載十
二而謂紀豈蜀滅而吳安衆咸昧於謀兆羊獨悟於理
端請廣武以誨情樹襄陽以作藩拾建業其如遺泐萬
里而誰難疾魯荒之詖辭惡京陵之譖言責當朝之憚
貶對曩籍而興歎敦怙寵而判違敵旣勃而國圯彼問

鼎而何階必先賊於君子原性分之異託雖殊塗而歸
美或卷舒以愚智或治亂其如矢謝昧迹而託規卒安
身以全里周顯節而犯逆抱正情而喪已薄四望而充
眄歎王路之中鯁蠹干越之妖燼敢凌蹈於五嶺崩雙
嶽於中流擬凶威於荆郢隱雷霆於帝坐飛芒鏃於宮
省于時朝有遷都之議人無守死之志師旅痛於久勤
城墉闕於素備安危勢在不侔衆寡形於見事於赫淵
謀研其神策緩轡待機追奔躡迹遇雷池而振曜次彭
蠡而殲滌穆京甸以清晏撤多壘而寧役造白石之祠
壇懟二豎之無君踐掖庭以幽辱凌祧社而火焚愍文

康之罪已嘉忠武之立勲道有屈於災蝕功無謝於如
仁訊落星之饗旅索舊摺於吳餘迹階祀而不見橫榛
卉以荒除彼生成之樂辰亦猶今之在余慨齊吟於爽
鳩悲唐歌於山樞弔僞孫於徐首率君臣以奉疆時運
師以伐罪偏投書於武王迄西北之落紐乏東南以振
綱誠鉅平之先覺實中興之後祥據左史之攸徵胡影
迹之可量過江乘而責始知遇雄之無謀厭紫微之宏
凱甘陵波而遠遊越雲夢而南泝臨浙河而東浮穀連
弩於川上候蛟龍於中流爰薄方輿廼屆歐陽入夫江
都之域次乎廣陵之鄉易千里之曼曼泝江流之湯湯

海赤圻以經復越二門而起漲脊北路以興思看東山
而矜目林叢薄路透迤石參差山盤曲水激瀨而駿奔
日映石而知旭審兼照之無偏怨歸流之難濯羨輕紛
之涵泳觀翔鷗之落啄在飛沈其順從顧微躬而緬邈
於是抑懷蕩慮揚權易難利涉以吉天險以艱于敵伊
阻在國斯便勾踐行霸於琅邪夫差爭長於黃川葛相
發歎而思正曹后愧心於千魂登高堞以詳覽知吳淠
之衰盛戒東南之逆氣成劉后之駭聖藉鹽鐵之殷阜
臨淮楚之剽輕盛几杖而弭心怒抵局而遂爭忿爰益
之扶禍惜徒傷於家令匪條侯之忠毅將七國之陵正

褒漢藩之治民竝訪賢以招明侯文辨其誰在曰鄒陽
與枚生據忠辭於吳朝執義說於梁庭敷高才於兔園
雖止言而免刑闕里旣已千載深儒流於末學欽仲舒
之睟容遵縫掖於前躅對園囿而不闕下帷幙而論屬
相端非之兩驕遭弘偃之雙慝恨有道之無時步險塗
以側足聞宣武之大閱反師旅於此屢自皇運之都東
始昌業以濟難抗素旄於秦嶺揚朱旗於巴川懼帝系
之墜緒故黜昏而崇賢嘉收功以垂世嗟在嗣而覆旃
德非陟而繼宰疊踰禹其必顛造步兵而長想欽太傅
之遺武思嘉遁之餘風紹素履之落緒民志應而願稅

國屯難而思撫譬乘舟之待楫象提釣之假縷總出入
於和就兼仁用於默語弘九流以擦四維復先陵而清
舊宇却西州之成功指東山之歸予惜圖南之啓運恨
鵬翼之未舉發津潭而迴邁逗白馬以憇艚貫射陽而
望邗溝濟通淮而薄甬城城坡陲今淮驚波平原遠今
路交過面芄野今悲橋梓遡急流今苦磧沙復千里而
無山緬百谷而有居被宿莽以迷徑覩生烟而知墟闕
字 謂信美其可娛身少長於樂土實長歎於荒餘闕
字 具瘁值歲寒之窮節視層雲之崔巍聆悲飈之
掩屑彌晝夜以滯淫怨凝陰之方結望新晴於落日起

明光於躋月眷轉蓬之辭根悼朔鴈之赴越披微物而
疚情此思心其可說問徃役其幾時駭閱景於興沒感
曰歸於采薇予來思於雨雪豈初征之懼對冀鶴鳴之
在垵闕四字 踰宿鷺吾楫於邳鄉奚車正以事夏虺

左相以輔湯綿三代而享邑厠踐土之一匡嗟仲幾之
寵侮遂捨存以徵亡喜薛宰之善對美士彌之能綱升
曲垣之透迤訪淮陰之所都原入跨之達恥俟遭時以
遠圖捨西楚以擇木迨南漢以定謨亂孟津而魏滅攀
并陘而趙徂播靈威於齊橫振餘猛於龍且觀讓通而
告豨曷始智而終愚迄沂上而停柩登高圯而不進石

幽期而知賢張揣景而示信本文成之素心要王子於
雲仍豈無累於清霄直有槩於真吝始熙績於武關卒
敷功於皇胤處夷險以解挫弘憂虞以時順矜若華之
翳畧哀飛驂之落駿傷粒食而興念眷逸翮而思振戾
臣山而東顧美相公之前代嗟殘虜之將糜熾餘森於
海濟驅鮐稚於淮曲暴鰥孤於泗滌託未命闕三字雲
冀靈武之北闕惟授首之在晨當盛暑而選徒肅嚴威
以振響漸溫澤而沾腴旣雲撤於胸城遂席卷於齊都
曩四關其奚阻道一變而是乎傷炎季之崩弛長逆布
以滔天假父子以詐愛借兄弟以偽恩相魏武以譎狂

宄謨奮於東藩誓未謙於東郭身已馘於樓門審貢收
於前說證所作於舊徐聆泗川之浮磬翫夷水之蠙珠
草漸苞於熾壤桐孤榦於嶧隅慨禹迹於尚世惠遺文
於夏書紛征邁之淹留彌懷古於舊章商伯文於故服
咸徵名於彭殤眺靈壁之曾峯投呂縣之迅梁想蹈水
之行歌雖齊汨其何傷啓仲尼之嘉問告性命以依方
豈苟然於迂論聚寓言於達莊於是濫石橋登戲臺策
馬鈞渚息轡城隅永感四山零淚雙渠怨物華之推驛
慨舟壑之遞遷謂徂歲之悠闊結幽思之方根感皇祖
之徽德爰識冲而量淵降俊明以鏡鑑迴風猷以昭宣

道既底於國難惠有覃於黎元士頌歌於政教民謠詠
於渥恩兼採芑之致美協漢廣之發言彊虎氏之搏翼
灑雲網於所禁驅黔萌以蘊崇取園陵而湮沈錫殘落
於河西序淪胥於漢陰攻方城而折扃優譙賴其誰任
世闕才而貽亂時得賢而興治救祖考之邦壤在幽人
而枉志體飛書之遠情悟犒師之通識迨明達之高覽
契古今而同事拔淵謨於潛機騁神鋒於雲旆驅斤澤
而風靡蹙坑谷而鳥竄中華免夫左衽江表此焉緩帶
旣剋黜於肥六又作鎮於彭沛晏皇塗於國內震天威
於河外掃東齊而已寧指西嶠而將秦值秉均而代謝

是大業之興履心無忝於樂生事有像於燕惠抱明哲
之不伐奉宏勲而是稅捐七州以爰來歸五湖以投袂
屈盛績於平生申遠期於暮歲訪曩載於宋鄙採陽秋
於曾經晉申好於東吳鄭憑威於南荆故反師於曹門
將以塞於夷庾納五叛以長寇伐三邑以侵彭美西鉏
之忠辭快韓厥之奇兵追項王之故臺迹霸楚之遺端
挺宏志於總角奮英勢於弱冠氣蓋天而倒日力拔山
而傾湍始颺起於勾越中電激於衡關興偏慮於攸吝
忘卽易於所難忌陳錦而莫照思反鄉而有歎且夫殺
義害嬰而慢豐疑縲賢不策夫位誰時造理屈而愈閉

方怨天而懷悲對駿騅以發憤傷虞誅於末詞陟亞父
之故營諒謀始之非託遭衰羸之崩綱值威炎之結絡
迄皓首於阜陵猶謬覺於然諾視一人於三傑豈在已
之庸弱置豐沛而不舉故自同於俎饌發下口而游歷
迄西山而弭轡觀終古之幽憤懷元王之冲粹丁戰國
之權爭方括心於道肆學浮丘以就德友三儒以成類
潔流始於初源累仁基於前美撥楚族之休製傳芳素
於來祀彊見譽於清虛德致稱於千里或避寵以辭姻
或遺榮而不仕政直言以安身駿絕才以喪已驅信道
之成終表昧世之虧始悟介焉之已堯則不俟於終日

旣防萌於未著雖念德其何益爾乃孟陬發節雷隱蟄
驚散葉萋柯芳藹飾萌麥萋萋於旄丘柳依依於高城
相睢鳩之集河觀鳴鹿之食苹沂泗遠兮清川急秋冬
近兮緒風襲風流蕙兮水增瀾譎愁衿兮鑑戚顏愁盈
根而蒞際戚發條而成端嗟我行之彌日待征邁而言
旋荷慶雲之優渥周雙七於此季陶逸像於京甸違險
難於行川轉歸弦而眷戀望脩楫而流漣願關鄴之遄
清遲華鑿之凱旋穆淳風於六合溥洪澤於八埏頌賢
愚於大小順規矩於方圓固四民之獲所宜稅稷於萊
田苦邯鄲之難步庶行迷之易痊長守朴以終稔亦拙

者之政焉仍除宋國黃門侍郎遷相國從事中郎世子
左衛率坐輒殺門生免官高祖受命降公爵爲侯食邑
五百戶起爲散騎常侍轉太子左衛率靈運爲性褊激
多愆禮度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自謂才
能宜參權要旣不見知常懷憤憤廬陵王義真少好文
籍與靈運情款異常少帝卽位權在大臣靈運構扇異
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爲永嘉太守郡有
名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旣不得志遂肆意游遨徧
歷諸縣動踰旬朔民間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爲詩詠
以致其意焉在郡一周稱疾去職從弟晦耀弘微等並

與書止之不從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
遂移籍會稽脩營別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
王弘之孔淳之等縱放爲娛有終焉之志每有一詩至
都邑貴賤莫不競寫宿昔之間士庶皆徧遠近欽慕名
動京師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曰古巢居穴處曰
巖棲棟宇居山曰山居在林野曰丘園在郊郭曰城傍
四者不同可以理推言心也黃屋實不殊於汾陽卽事
也山居良有異乎市廛抱疾就閑順從性情敢率所樂
而以作賦楊子雲云詩人之賦麗以則文體宜兼以成
其美今所賦旣非京都宮觀遊獵聲色之盛而叙山野

草木水石穀稼之事才乏昔人心放俗外詠於文則可
勉而就之求麗逸以遠矣覽者廢張左之艷辭尋臺皓
之深意去飾取素儻值其心耳意實言表而書不盡遺
迹索意託之有賞其辭曰謝子卧疾山頂覽古人遺書
與其意合悠然而笑曰夫道下重故物為輕理宜存故
事斯忘古今不能革質文咸其常合宮非縉雲之館衢
室豈放勛之堂邁深心於鼎湖送高情於汾陽嗟文成
之却粒願追松以遠遊嘉陶朱之鼓棹迺語種以免憂
判身名之有辨權榮素其無留孰如牽犬之路既寡聽
鶴之塗何由哉

理以相得為適古人遺書與其意合所以為笑孫權亦謂周瑜公瑾與孤意合

夫能重道則輕物存理則忘事古今質文可謂不同而
此處不異縉雲放勛不以天居為所樂古合宮衢室皆
非淹留鼎湖汾陽乃其所居文成張良却粒棄人間
事從赤松子遊陶朱范蠡臨去之際亦語文種云云謂
二賢既權榮素故身名有判也牽犬李斯之歎聽鶴若
陸機領成都眾大敗後云思聞華亭鶴唳不可復得若
夫巢穴以風露貽患則大壯以棟宇祛弊官室以瑤琤
致美則白賁以丘園殊世惟上闕於巖壑幸兼善而同

滯雖非市朝而寒暑均也雖是築構而飭朴兩逝易云上古

穴居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
蓋取諸大壯坻堂自是素故曰白賁最是上交也此堂
世異矣調巖壑道深於丘園而不為巢穴斯免昔仲長
闕得寒暑之適雖是築構無妨非朝市云云

願言流水高山應璩作書邛阜洛川勢有偏側地闕周
貞銅陵之奧卓氏充鈇槻之端金谷之麗石子致音微

之觀徒形域之蒼蔚惜事異於栖盤至若鳳叢二臺雲

夢青丘漳渠淇園橘林長洲雖千乘之珍苑孰嘉遜之

所遊且山川之未備亦何議於兼求仲長子云欲使居有良田廣宅在高

山流川之畔溝池自環竹木周布場園在前果園在後應據與程文信書云故求道田在關之西南臨洛水北

據印山託崇岫以為宅因茂林以為蔭謂二家山居不得周負之美楊雄蜀都賦云銅陵衍卓王孫採山鑄銅

故漢書貨殖傳云卓氏之臨邛公擅山川楊雄方言梁益之間裁木為器曰鈇裂帛為衣曰槻金谷石季倫之

別廬在河南界有山川林木池沼水碓其鎮下邳時適遊賦詩一代盛集謂二地雖珍麗然制作非栖盤之意

也鳳臺秦穆公時秦女所居以致蕭史叢臺趙之崇館張衡謂趙築叢臺於前楚建章華於後楚之芸臺大中

淮之水左洞庭之波右顧彭蠡之濤南望巫山之阿遂造章華之臺亦見諸史淮南青丘齊之海外皆獵所司

馬相如云秋田乎青丘傍徨乎海外漳渠史起為魏文

侯所起漑水之所淇園衛之竹園在淇水之澳詩人所

載橘林蜀之園林楊子云蜀都賦亦云橘林左太冲謂

戶有橘柚之園長洲吳之苑囿左亦謂長洲之茂苑因

江海洲渚以為苑囿缺故缺表此園

之珍缺千乘燕嬉之所非缺憩止之覽明達之撫運

乘機緘而理默指歲暮而歸休詠宏微於刊勒狹三閭

之喪江衿望諸之去國選自然之神麗盡高棲之意得

余祖車騎建大功淮肥江左得免橫流之禍後及太傅

既薨建圖已輟於是便求解駕東歸以避君側之亂廢

典隱顯當是賢達之心故選神麗之所仰前哲之遺訓

俯性情之所便奉微軀以宴息保自事以乘閑愧班生

之夙悟慙尚子之晚研年與疾而偕來志乘拙而俱旋

謝平生於知遊捷清曠於山川

謂經始此山遺訓於後也性情各有所便山居

是其宜也易云向晦入宴息莊周云自事其心此二是其所處班嗣本不染世故曰夙悟尚平未能去累故曰晚研想遲二人更以年衰疾至志寡求拙曰事并可山居曰與知遊別故曰謝平生就山川故曰棲清瑣其居也左湖右江往渚還汀面山背阜東阻西傾抱含吸

吐款跨紆縈縣聯邪亘側直齊平枚乘曰左江右湖其樂無有此吳客說楚

公子之詞當謂江都之野彼雖有江湖而乏山巖此憶江湖左右與之同而山嶽形勢池城所無也往渚還汀

謂四面有水面山背阜亦謂東西有山便是四水之裏也抱含吐吸謂中央復有川款跨紆縈謂邊背相連帶

迂回處謂之邪亘平正處謂之側直近東則上田下湖西谿南谷石塚石

湧閔礪黃竹決飛泉於百仞森高薄於千麓寫長源於

遠江派深岵於近瀆上田在下湖之水口名為田口下湖在田之下下處並有名山川西

谿南谷分流谷鄣水畎人田口西谿水出寧縣西谷鄣是近山之最高峯者西奚便是關之背入西谿之裏得

石塚以石為阻故謂為塚石湧在西谿之東從縣南入九里兩河峻峭數十丈水自上飛下比至外谿封壅十

數里皆飛流迅激左右巖壁緣竹閔礪在石湧之東谿透迤下注良田黃竹與其連南界莆中也近南

則會以雙流縈以三洲表裏回游離合山川嶮崩飛於

東峭槃傍薄於西阡拂青林而激波揮白沙而生漣雙

謂剡江及小江此二水同會於山南便合流注下三洲在二水之口排沙積岸成此洲漲表裏合是其兒狀也

隅者謂回江峯在其山居之南界有石跳出將崩江中行者莫不駭慄槃者是縣故治之所在江之關享用槃

石竟渚竝帶青林而連白沙也近西則楊賓接峯唐皇連縱室壁帶谿

曾孤臨江竹綠浦以被綠石照澗而映紅月隱山而成

陰木鳴柯以起風楊中元賓並小江之近處與山相接也唐皇便從北出室石室在小江口

南岸壁小江北岸並在楊中之下壁高四十丈色赤故曰照澗而映紅曾山之西孤山水南王子所經始並臨

江皆被以綠竹山高月隱便謂為陰鳥集柯鳴便謂為風也近北則二巫結湖兩智

通沼橫石判盡休周分表引脩隄之透迤吐泉流之浩

濞山巖下而回澤瀨石上而開道大小巫湖中隔一山外智周田在西圻北

邊浦出江竝是美處義熙中王穆之居大巫湖經始處所猶在兩智皆長溪外智出山之後四五里許裏智亦

隔一山出新塚橫山野舍之北面常石野舍之西北巫湖舊唐故曰脩隄長谿甚遠故曰泉流常石巖關四字

故曰下巖而田澤裏智漫石數里水從上過故曰瀨石上而開道休山東北周里山在休之南竝是北邊

遠東則天台桐栢方石太平二韭四明五奧三菁表神

異於緯牒驗感應於慶靈凌石橋之莓苔越檜谿之紆

縈天台桐栢七縣餘地南帶海二韭四明五奧皆相連接奇地所無高於五嶽便是海中三山之流韭以菜

為名四明方石四面自然開窓也五奧者曩濟道人蔡氏郝氏謝氏陳氏各有一奧皆相倚角並是奇地三菁

太平之北太平天台之始方石直上萬丈下有長谿亦

是縉雲之流云此諸山竝見圖緯神仙所居往來要徑

石橋過猶谿人跡遠南則松箴棲雞唐岷漫石崒崒對

之艱不復過此也

嶺巖孟分隔入極浦而遭回迷不知其所適上嶽崎而

蒙籠下深沈而澆激棲雞在保口之上別浦入其中周回甚深四山之裏松箴在棲雞之

上緣江唐岷入太平水路上有瀑布數百丈漫石在唐磁下郝景興經始精舍亦是名山之流崒崒與分界去

山八十里故曰遠南前嶺鳥道正當五十里高左右所無就下地形高乃當不稱遠望巖山甚奇謂白燦尖者

最高下有良田王敬弘經始精舍曩濟道人住孟山名曰孟埭芋署之鰲田清溪秀竹迴開巨石有趣之極此

中多諸浦澗傍依茂林迷不知所遠西則

通嶽崎深沈處處皆然不但一處

缺

遠北則長

萬曆二十六年刊

江永歸巨海延納岷漲緬曠島嶼綢沓山縱橫以布護

水迴沈而縈滉信荒極之綿眇究風波之睽合江從山北流窮

上虞界謂之三江口便是大海老子謂海為百谷王以其善處下也海人謂孤山為岷薄洲有山謂之島嶼即洲也漲者沙始起將欲成嶼縱橫無常於一處迴沈徒相縈擾也大荒東極故為荒極風波不恒為睽合也

觀其南術之缺生巖缺成衍缺岸測深相渚

知淺洪濤滿則曾石沒清瀾減則沈沙顯及風興濤作

水勢奔壯于歲春秋在月朔望湯湯驚波滔滔駭浪電

激雷崩飛流灑漾凌絕壁而起岑橫中流而連薄始迅

轉而騰天終倒底而見壑此楚貳心醉於吳客河靈懷

慙於海若南術是其臨江舊宅門前對江三轉曾山路窮四江對岸西面常石此二山之間西南角

岸孤山此二山皆是狹處故曰生巖勇門以南上便大

園故曰成衍岸高測深渚下知淺也江中有孤石沈沙

隨水增減春秋朔望是其盛時故枚乘云楚太子有疾

吳客問之與秋濤之美得以瘳病太子國之儲貳故曰

楚貳河靈河伯居河所謂河靈爾其舊居曩宅今園

懼於海若事見缺莊周秋水篇

粉缺槿尚援基井具存曲術周乎前後直陌轟其東

西豈伊臨谿而傍沼迺抱阜而帶山考封域之靈異實

茲境之最然葺駢梁於巖麓棲孤棟於江源敞南戶以

對遠嶺闢東窓以矚近田田連岡而盈疇嶺枕水而通

阡葺室在宅裏山之東麓東窓矚田兼見江山之美三

溝并蔚蔚豐秋苾苾香秔送夏蚤秀迎秋晚成兼有陵

陸麻麥粟菽候時規節遞藝遞孰供粒食與謝工商

與衡牧生何待於多資理取足於滿腹許由云復鼠飲

人生食足則歡有餘何待多須邪工商衡牧似多自園

之田自田之湖泛濫川上緬邈水區濬潭澗而窈窕除

菰洲之紆餘甚溫泉於春流馳寒波而秋徂風生浪於

蘭渚日倒景於椒塗飛漸榭於中沚取水月之歡娛且

延陰而物清夕棲芬而氣敷顧情交之永絕覲雲客之

暫如此皆湖甲之美但患言不盡意萬不寫一耳諸淵

洲言所以水草則萍藻蒹葭菴蒲芹蓀蒹菰蘋蘩菹荇

菱蓮雖備物之借芙獨扶渠之華鮮播綠葉之鬱茂金

紅敷之續翻怨清香之難鬻矜盛容之易闌必充給而

後舉豈蕙草之空殘卷斂弦之逸曲感江南之哀歎秦

箏倡而溯游往唐上奏而舊愛還舉出離騷斂弦是采

云江南采蓮秦箏倡兼茄篇唐上奏蒲生詩皆感本草

所載山澤不一雷桐是別和緩是悉參核六根五華九

實二冬竝稱而殊性三建異形而同出水香送秋而擢

荷林蘭近雪而揚猗卷栢萬代而不殞伏苓千歲而方

知映紅葩於綠蒂茂素蕤於紫枝旣住年而增靈亦驅

妖而斥疵本草所出藥處於今不復依隨土所生耳此

良工故曰別悉參核若雙核桃杏人也六根者苟七根

五茄根葛根野葛根關三字根也五華者莖華芫華槎華

萬曆二十六年刊

本草卷之六

列傳

菊華旋覆華也九實者連前實槐實極實兔絲實女貞實蛇木實蔓荊實蓼實關二字也二冬者天門麥門冬三建者附子天雄烏頭水香蘭香林蘭子下卷其竹則二栢伏苓並皆仙物凡比衆藥事悉見於神農

亦蕭森而蒼蔚露夕沾而悽陰風朝振而清氣玄指雲以拂杪臨碧潭而挺翠蔑上林與淇澳驗東南之所遺企山陽之游踐遲鸞鷺之棲託憶崑園之悲調慨伶倫之哀籥衛女行而思歸詠楚客放而防露作二箭一者一者筍箭細葉四苦青苦白苦紫苦黃苦水竹依水生甚細密吳中以爲宅援石竹本科叢大以充屋椽巨者竿挺之屬細者無筍之流也脩竦便媚籥森蒼蔚皆竹與也上林關中之禁苑淇澳衛地之竹園方此皆不如東南會稽之竹箭唯此地最富焉山陽竹林之游鸞鷺棲食之所崑山之竹任爲笛黃帝時伶倫斬其厚均者

吹之爲黃鍾之宮衛女思歸作竹竿之詩楚人放逐東方朔感江潭而作七諫其木則松栢檀

櫟關桐榆檉柘穀棟楸梓檉樗剛柔性異貞脆質殊卑

高沃壻各隨所如榦合抱以隱岑杪千仞而排虛凌岡

上而喬竦蔭澗下而扶疏沿長谷以傾柯攢積石以插

衢華映水而增允氣結風而回敷當嚴勁而蔥倩承和

煦而芬腴送墜葉於秋晏遲含萼於春初皆木之類選其美者載之

騷云青春者謝曰日昭只詩云萼不韡韡也植物既載

動類亦繁飛泳騎透胡可根源觀貞相音備削山川寒

燠順節隨宜匪敦草木竹植物魚鳥獸動物獸有相種類既繁不可恨源但觀其貞狀相其音聲則知

山川之好與節隨宜自然之數非可敦戒也魚則鱣

萬曆二十六年刊
宋書卷之三
列傳

魚獵之具自少不殺至乎自首故在山中而此歡永廢
莊周云虎狼仁獸豈不父子相親世云虎狼暴虐者政
以其如禽獸而人物不自悟其毒害而言虎狼可疾之
甚苟其遂欲豈復崖限自弱齡奉法故得免殺生之事
苟此悟萬物好生之理易云不遠復無祇悔庶乘此得
以入道莊周云海人有機心鷗鳥舞而不下今無害彼
之心各說豫敬承聖誥恭窺前經山野昭曠聚落羶腥
於林池也

故大慈之弘誓拯羣物之淪傾豈寓地而空言必有貸
以善成欽鹿野之華苑美靈鷲之名山企堅固之貞林
希菴羅之芳園雖粹容之緬邈謂哀音之恒存建招提
於幽峯冀振錫之息肩庶鐙王之贈席想香積之惠餐
事在而思通理匪絕而可溫賈誼弔屈云恭承嘉惠敬
承亦此之流聚落是墟邑
謂歌哭諍訟有諸諠譁不及山野為僧居止也經教欲
令在山中皆有成文老子云善貸且善成此道惠物也

鹿苑說四真諦處靈鷲山說般若法華處堅固林說泥
洹處菴羅園說不思議處今苑林苑園制苑彷彿在管
依然託想雖粹容緬邈哀音若存也招提謂僧不能常
住者可持作坐處也所謂息肩鐙王香積事出維摩經
論語云溫故知新理既不絕更爰初經略杖策孤征入
宜復溫則可待為已之日用也

澗水涉登嶺山行陵頂不息窮泉不停櫛風沐雨犯露
乘星研其淺思罄其短規非龜非筮擇良選奇翦榛開

徑尋石覓崖四山周回雙流逶迤面南嶺建經臺倚北
阜築講堂傍危峯立禪室臨浚流列僧房對百年之高

本納萬代之芬芳抱終古之泉源美膏液之清長謝麗
塔於郊郭殊世間於城傍欣見素以抱樸果甘露於道

場云初經略躬自履行備諸苦辛也罄其淺短無假於
龜筮貧者既不以麗為美所以即安茅茨而已是以

謝郊郭而殊城傍然清虛寂漠實是得道之所也

苦節之僧明發懷抱事紹人

徒心通世表是遊是憇倚石構草寒暑有移至業莫矯

觀三世以其夢撫六度以取道乘恬知以寂泊含和理

之窈窕指東山以冥期實西方之潛兆雖一日以千載

猶恨相遇之不早

謂曇降法流二法師也二公辭恩愛棄妻子輕舉入山外緣都絕魚肉不

入口糞掃必在體物見之絕歎而法師處之夷然詩人

西發不勝造道者其亦如此往石門瀑布中路高棲之

游昔告離之始期生東山沒存西方相賤物重已棄世

遇之欣實以一日為千載猶慨恨不早

希靈駭彼促年愛是長生冀浮丘之誘接望安期之招

迎甘松桂之苦味夷皮褐以頽形羨蟬蛻之匪日撫雲

覬其若驚陵名山而屢憇過巖室而披情雖未階於至

道且緬絕於世纓指松菌而興言良未齊於殤彭

此言敘

仙學者雖未及佛道之高然出於世表矣浮丘公是王

子喬師安期先生是馬明生師二師出列仙傳洞真經

云今學仙者亦明師以自發悟故不辭苦味頽形也莊

周云和以大兒兒者崖也數經歷名山遇余巖室披露

其情性且獲長生方之山作水役不以一牧資待各徒

隨節競逐陟嶺刊木除榛伐竹抽筍自篁擿箬于谷揚

勝所拮秋冬蕭獲野有蔓草獵涉萋莫亦醞山清介爾

景福苦以木成甘以播熟慕榘高林剥芟巖椒掘舊陽

崖擿擗陰標晝見拳茅宵見索綯芟菰翦蒲以薦以芟

既坭既埏品收不一其灰咸各有律六月採蜜八月樸

粟備物為繁略載靡悉

此一章謂是山作及木役採拾諸事也然漁獵之事皆不載楊

萬曆二十六年刊

宋書卷六十七

列傳

三

揚桃也山間謂之木子蕭音覆字出字林詩人云六月
食鬱及奠獵涉字出爾雅木木酒味甘播播酒味甘竝
至美兼以療病播治癰核木治痰冷堪音甚味似菰菜
而勝利木而作之謂之慕及音及採以為紙舊音倩採
以為溲攤音抄採以為飯
探蜜撲栗各隨其月也
風瞻雲方知厥所兩居謂南北兩處各有居止峯嶠阻
絕水道通耳視風瞻雲然後方知其
處南山則夾渠二田周嶺三苑九泉別澗五谷異巘羣
峯參差出其間連岫復壑成其坂衆流漑灌以環近諸
堤擁抑以接遠遠堤兼陌近流開端凌阜泛波水往步
還還回往匝枉渚負蠻呈美表趣胡可勝單杭北頂以
葺館殿南峯以啓軒羅曾崖於戶裏列鏡瀾於窓前因
丹霞以赭相附碧雲以翠椽視奔星之俯馳顧張二之

未牽鷓鴻翻翥而莫及何但鷺雀之翩翹沈泉傍出潺
湲於東檐桀壁對峙硿確於西雷脩竹葳蕤以翳蒼灌
木森沈以蒙茂蘿曼延以攀援花芬薰而媚秀日月投
光於柯間風露披清於喂岫夏涼寒燠隨時取適階基
回互撩櫺乘隔此焉卜寢翫水弄石邇卽回眺終歲罔
斃傷美物之遂化怨浮齡之如借眇遜逸於人羣長寄

心於雲霓

南山是開創卜居之處也從江樓步路跨越

經見也則喬木茂竹緣岫彌阜橫波踈石側道飛流以
為寓目之美觀及至所居之處自西山開道迄于東山
二里有餘南悉連嶺疊郭青翠相接雲缺霄路殆無倪
際從逕入谷凡有三口万壁西南石門世缺南缺池東
南皆別載其事緣路初入行於竹逕半路闢以竹渠澗
既入東南傍山渠展轉幽奇異處同美路北東西路因

山爲鄣正北狹處踐湖爲池南山相對皆有崖巖東北
枕壑下則清川如鏡傾柯盤石被喫映渚西巖帶林去
潭缺二十丈許葺基構宇在巖林之中水衛石階開窓
對山仰眺曾峯俯鏡濬壑去巖半嶺復有一樓迥望周
眺既得遠趣還顧西館望對窓戶緣崖下者密竹蒙逕
從北直南悉是竹園東西百丈南北百五十五丈北倚
近峯南眺遠嶺四山刊翦溪澗交過水石林竹之美巖
岫隈曲之好備盡之矣周回開築此焉居處細趣密翫
非可具記故較言大勢耳越山因以小湖鄰於其隈衆
列其表側傍緬缺爲異觀也

流所湊萬泉所回沉濫異形首嵒終肥別有山水路邈
緬歸沈濫肥嵒皆是泉名事見於詩云比萬泉所湊各有形勢求歸其路迺界北山
棧道傾虧蹬閣連卷復有水逕繚繞回圓瀾瀾平湖泓
泓澄淵孤岸竦秀長洲芊綿旣瞻旣眺曠矣悠然及其
二川合流異源同口赴隘入險俱會山首瀨排沙以積

丘峯倚渚以起阜石傾瀾而稍巖木映皞而結藪逕南
澗以橫前轉北崖而掩後隱叢灌故悉晨暮託星宿以

知左右往反經過自非巖澗便是水逕洲島相對皆有趣也山川澗石州岸草木

旣標異於前章亦列同於後牘山匪阻而是岵川有清
而無濁石傍林而插巖泉協澗而下谷淵轉渚而散芳
岸靡沙而映竹草迎冬而結葩樹凌霜而振綠向陽則
在寒而納煦而陰則當暑而含雪連岡則積嶺以隱嶙
舉峯則羣竦以巖嶭浮泉飛流以寫空沈波潛溢於洞

穴凡此皆異所而咸善殊節而俱悅土山載石曰岵山有林曰岵此章謂

山川衆美亦不必有故物敘其最居山之後事亦皆有尋求也春秋有待朝夕須資旣

耕以飯亦桑買衣藝菜當肴採藥救頽自外何事順性
靡違法音晨聽放生夕歸研書賞理敷文奏懷凡厥意

謂揚較以揮且列于言誠特此推謂寒待綿續署待絳

業以待之藥以療疾又在其外事之相推自不得不然
至於聽講放生研書敷文皆其所好韓非有揚較班固
亦云揚較古今其義一也左
思口為左右揚較而陳之北山二園南山三苑百果

備列乍近乍遠羅行布株迎早候晚猗蔚溪澗森疎崖

巘杏壇柀園橘林栗圃桃李多品梨棗殊所枇杷林檎

帶谷映渚樾梅流芬於回巒柀柿被實於長浦莊周云
漁父見

孔子杏壇之上維摩詰經柀樹園楊雄蜀都賦云橘林
左太冲亦云戶有橘柚之園桃李所殖甚多棗梨卓出
北河濟之間注頴
諸處故云殊所也吐町所藝含藥藉芳蓼葳薺葑菲

蘇薑綠葵眷節以懷露白薤感時而負霜寒葱標倩以

陵陰春藿土茗以近陽葑菲見詩栢舟中管子曰北伐
山戎得寒葱使闡云寒葱挺園

灌
待外求者也弱質難恒頽齡易喪撫鬢生悲視顏自傷

承清府之有術冀在衰之可壯尋名山之奇藥越靈波

而憇轅採石上之地黃摘竹下之天門撫曾嶺之細辛

菽幽澗之溪蓀訪鍾乳於洞穴訊丹陽於紅泉此皆住
年之藥

即近山之所出有
來拾欲以消病也安居二時冬夏三月遠僧有來近衆

無闕法鼓即響頌偈清發散華霏蕤流香飛越析曠劫

之微言說像法之遺旨乘此心之一豪濟彼生之萬理

善趣於南倡歸清暢於北机非獨慙於予情諒僉感

於君子山中今清寂羣紛今自絕周聽今匪多得理今
俱悅寒風今搔屑面陽今常熒炎炎今隆熾對陰今霜

雪惕曾臺今陟雲根坐澗下今越風穴在茲城而諧賞

傳古今之不滅衆僧冬夏二時坐謂之安居輒九十日

衆遠近聚萃法鼓頌偈華香四種是齋

講之事析說是齋講之議乘此之心可濟彼之生南倡

者都講北机者法師山中靜寂實是講說之處兼有林

木可隨寒暑怕得好生之篤以我而觀懼命之盡吝景

清和以為適也之懽分一往之仁心拔萬族之險難招驚魂於殆化收

危形於將闌漾水性於江流吸雲物於天端覩騰翰之

頽頽視鼓颺之往還馳騁者儻能狂愈猜害者或可理

攀云物皆好生但以我而觀便可知彼之情吝景懼命

是好生事也能放生者但有一往之仁心便可拔萬

族之險難水性雲物各尋其生老子云馳騁田獵令人

心發狂猜害者怕以恐害為心見放生之理或可得悟

也哲人不存懷抱誰質糟粕猶在啓滕剖表見柱下之

經二觀濠上之篇七承未散之全樸救已穢於道術聲

夫六藝以宣聖教九流以判賢徒國史以載前紀家傳

以申世模篇章以陳美刺論難以覈有無兵技醫日龜

筮筮夢之法凡前家宅筭數律曆之書或平生之所流

覽竝於今而稟諸驗前識之喪道抱一德而不渝莊周

山棲彌歷年紀幸多暇日自求諸已研精靜慮貞觀厥

芙懷秋成章含笑奏理謂少好文章及山棲以來別緣

性以永終朝便可得通神會若迺乘攝持之告評養達之篇畏絕迹

之不遠懼行地之多艱均上皇之自管忌下衰之在梅

投吾心於高人落賓名於聖賢廣滅景於崆峒許遁音

於箕山愚假駒以表谷涓隱巖以舉芳闕拾柒字

萊庇蒙以織畚皓棲商而鄭別谷而永逝梁去

頤志卿寢茂而敷詞闕五字

霸而之會闕六字高居唐而胥宇臺依崖而穴

堀咸自得以窮年眇貞思於所遺老子云善攝生者莊

又云養生有無崖達生者不務生之所無奈何絕迹上

皇下衰賓名義亦皆出莊周廣成子在崆峒之上黃帝

之師也許由隱於箕山堯以天下讓而不取愚公居于

欲阜齊桓公逐鹿入山見之涓子隱于宕山好餌木告

伯陽琴心三篇庚桑偏得老子之道居嶺巖之山楚狂

接輿楚王聞其賢使使者聘之於是遂游諸名山在蜀

峨眉山上徐無鬼巖棲魏侯勞之問先生若山林矣乃

肯見寡人無鬼問君細嗜欲屏好惡則耳目察矣常采

茅栗老萊子耕於蒙山之陽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事

織畚為業四皓避秦亂入商洛深山漢祖召不能出司

馬長卿高才而處世不樂預公卿大事闕途與弟子別

於山阿終身不反梁伯鸞隱霸陵山中耕識以自娛後

復入會稽山臺孝威居武安山下依崖為上暨其窈窕

室采藥自給高文通居西唐山從容自娛也

幽深寂漠虛遠事與情乖理與形反既耳目之靡端豈

足跡之所踐蒞終古於三季俟通明於五眼權近慮以

停筆抑淺知而絕簡謂此既非人跡所求更待三

明五

通然後可踐覆耳故停筆絕簡不

萬曆二十七年刊

通然後可踐覆耳故停筆絕簡不

萬曆二十七年刊

萬曆二十七年刊

萬曆二十七年刊

萬曆二十七年刊

萬曆二十七年刊

萬曆二十七年刊

萬曆二十七年刊

萬曆二十七年刊

萬曆二十七年刊

萬曆二十七年刊

萬曆二十七年刊

萬曆二十七年刊

復多云與夫賞音悟夫此旨也太祖登祚誅徐羨之等徵爲祕書監再

召不起上使光祿大夫范泰與靈運書敦獎之乃出就

職使整理祕閣書補足闕文以晉氏一代自始至終竟

無一家之史令靈運撰晉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尋遷

侍中口夕引見賞遇甚厚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

手自寫之文帝稱爲二寶既自以名輩才能應參時政

初被召便以此自許既至文帝唯以文義見接每侍上

宴談賞而已王曇首王華殷景仁等名位素不踰之並

見任遇靈運意不平多稱疾不朝直穿池植援種竹樹

董驅課公役無復期度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十七里

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上不欲傷大臣諷旨令

自解靈運乃上表陳疾上賜假束歸將行上書勸伐河

北曰自中原喪亂百有餘年流離寇戎湮沒殊類先帝

聰明神武哀濟羣生將欲盪定趙魏大同文軌使久凋

反於正化偏俗歸於華風運謝事乖理違願絕仰德抱

悲恨存生盡況陵塋未幾凶虜伺隙預在有識誰不憤

歎而景平執事竝非其才且邁紛京師豈慮託付遂使

孤城窮陷莫肯極忠烈囚朔漠縣河三千翻爲寇有晚

遣鎮戍皆先朝之所開拓一旦淪亡此國耻宜雪被於

近事者也又北境自染逾虜窮苦備罹徵調賦歛靡有

止已所求不獲輒致誅殞身禍家破闔門比屋此亦仁者所爲傷心者也咸云西虜舍未遠師隴外東虜乘虛呼可掩襲西軍旣反得據關中長圍咸陽還路已絕雖遣救援停住河東遂乃遠討大城欲爲首尾而西寇深山重阻根本自固徒竄巢窟未足相拯師老於外國虛於內時來之會莫復過此觀兵燿威實在茲日若相持未已或生事變忽值新起之衆則異於今苟乖其時難爲經畧雖兵食倍多則萬全無必矣又歷觀前代類以兼弱爲本古今聖德未之或殊豈不以天時人事理數相得興亡之度定期居然故古人云旣見天殃又見人

災乃可以謀昔魏氏之疆平定荆冀乃乘袁劉之弱晉氏之盛拓開吳蜀亦因葛陸之衰此皆前世成事著於史策者也自羗平之後天下亦謂虜當俱滅長驅滑臺席卷下城奪氣喪魄指日就盡但長安遺律潼關失守用緩天誅假延歲月日來至今十有二載是謂一紀曩有前言况五胡代數齊世虜期餘命盡於來年自相攻伐兩取其困卞莊之形驗之今役仰望聖澤有若飢渴注心南雲爲日已久來蘇之冀實歸聖明此而弗乘後則未兆卽日府藏誠無兼儲然凡造大事待國富兵彊不必乘會於我爲易責在得時器械旣克衆力粗足方

於前後乃當有優常議損益久證冀州口數百萬有餘
田賦之沃著自貢典先才經創基趾猶存澄流引源桑
麻蔽野疆富之實昭然可知爲國長久之計孰若一往
之費邪或懲關西之敗而謂河北難守二境形勢表裏
不同關西雜舌種類不一昔在前漢屯軍霸上通火甘
泉況乃遠戍之軍值新故交代之際者乎河北悉是舊
戶差無雜人連嶺判阻三關作隘若遊騎長驅則沙漠
風靡若巖兵守塞則冀方山固昔隴西傷破鼉錯興言
匈奴慢侮買誼憤歎方於今日皆爲賒矣晉武中主耳
值孫皓虐亂天祚其德亦由鉅平奉策苟買折謀故能

業崇當年區宇一統况今陛下聰明聖哲天下歸仁文
德與武功竝震霜威共素風俱舉協以宰輔賢明諸王
美令岳牧宣烈虎臣盈朝而天或遠命亦同敵不滅矧
伊頑虜假日而已哉伏惟深機志務久定神謨臣卑賤
側陋竄景巖穴實仰希太平之道傾覩宗之封雖乏
相如之筆庶免史談之憤以此謝病京師萬無恨矣久
欲上陳懼在觸置蒙賜恩假暫遠禁省消渴十年常慮
朝露抱此愚志昧死以聞靈運以族東歸而遊娛宴集
以夜續晝復爲御文中丞傅隆所奏坐以免官是歲元
嘉五年靈運旣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

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游時人謂之
四友惠連幼有才悟而輕薄不爲父方明所知靈運去
永嘉還始寧時方明爲會稽郡靈運嘗自始寧至會稽
造方明過視惠連大相知賞時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
郡內靈運又以爲絕倫謂方明日呵連才悟如此而尊
作常見遇之何長瑜當今仲宣而飴以下客之食尊旣
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靈運載之而去荀雍字道
雍官至員外散騎郎璿之字曜璠臨川內史爲司空竟
陵王誕所遇誕敗坐誅長瑜文才之美亞於惠連雍璿
之不及也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長瑜自國侍郎至平

西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
慶州府僚佐云陸展染鬚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
星星行復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輕薄少年遂演而廣之
凡厥人士竝爲題目皆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義慶大
怒白太祖除爲廣州所統曾城令及義慶死朝士詣第
敘哀何勗謂袁淑曰長瑜便可還也淑曰國新喪宗英
未宜便以流人爲念廬陵王紹鎮尋陽以長瑜爲南中
郎行參軍掌記之任行至板橋遇暴風溺死靈運因父
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旣衆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
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千重莫不備盡登

躡常著木履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
南山伐木開逕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琇
驚駭謂爲山賊徐知是靈運乃安又要琇更進琇不肯
靈運贈琇詩曰邦君難地嶮旅客易山行在會稽亦多
徒衆驚動縣邑太守孟顓事佛精懇而爲靈運所輕嘗
謂顓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
在靈運後顓深恨此言會稽東郭有回踵湖靈運求決
以爲田太祖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
惜之顓堅執不與靈運旣不得回踵又求始寧岙嶼湖
爲田顓又固執靈運謂顓非存利民正慮決湖多害生

命言論毀傷之與顓遂構讐隙因靈運橫恣百姓驚擾
乃表其異志發兵自防露板上言靈運馳出京都詣闕
上表曰臣自抱疾歸山于今三載居非郊郭事乖人間
幽棲窮巖外緣兩絕守分養命庶畢餘年忽以去月二
十八日得會稽太守臣顓二十七日疏云比日異論噂
喑此雖相了百姓不許寂默今微爲其防披疏駭惋不
解所由便星言奔馳歸骨陛下及經山陰防衛彰赫彭
排馬槍斷截衢巷偵邏縱橫戈甲竟道不知微臣罪爲
何事及見顓雖曰見亮而裝防如此唯有罔懼臣昔忝
近侍豫蒙天恩若其罪迹炳明文字有證非但顯戮司

敗以正國典普天之下自無容身之地今虛聲爲罪何
酷如之夫自古讒謗聖賢不免然致謗之來要有由趣
或輕死重氣結黨聚羣或勇冠鄉邦劔客馳逐未聞俎
豆之學欲爲逾節之罪山棲之士而構陵上之豐今影
迹無端假謗空設終古之酷未之或有匪忝其生實悲
其痛誠復內省不疚而抱理莫申是以牽曳疾病束骸
歸欵仰憑陛下天鑒曲臨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憂
怖彌日羸疾發動尸存恍惚不知所陳太祖知其見誣
不罪也不欲使東歸以爲臨川內史賜秩中二千石在
郡遊放不異永嘉爲有司所糾司徒遣使隨州從事鄭

望生收靈運靈運執錄望生興兵叛逸遂有逾志爲詩
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
追討擒之送廷尉治罪廷尉奏靈運率部衆反叛論正
斬刑上愛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義康堅執謂不宜
恕乃詔曰靈運罪釁累仍誠合盡法但謝玄勳參微管
宜宥及後嗣可降死一等徙付廣州其後秦郡府將宗
齊受至除口行達桃墟村見有七人下路亂語疑非常
人還告郡縣遣兵隨齊受掩討遂共格戰悉禽付獄其
一人姓趙名欽山陽縣人云同村薛道雙先與謝康樂
共事以去九月初道雙因同村成國報欽云先作臨川

郡犯事徙送廣州謝給錢令買弓箭刀楯等物使道雙
要合鄉里健兒於三江口篡取謝若得志如意之後功
勞是同遂合部黨要謝不及既還飢饉緣路爲劫盜有
司又奏依法收治太祖詔於廣州行棄市刑臨死作詩
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
悽悽凌霜葉網網衝風菌邂逅竟幾何修短非所愆送
心自覺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獲巖上泯詩所
稱龔勝李業猶前詩子房魯連之意也時元嘉十年四
十九所著文章傳於世子鳳蚤卒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
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
謳謔紛披風什雖虞夏以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
異然則歌咏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
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
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
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
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
高蹤久無嗣響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
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
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巧爲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

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竝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
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
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
賈體變曹王縉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採南
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左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爲
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單乎此自建
武暨乎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
言上德託意玄珠迺麗之辭無聞焉爾仲文始革孫許
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
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竝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

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
宣八音協暢出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
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
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
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兩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
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竝直舉胷情非傍詩史正以音
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騷人以來此祕未覩至於高言妙
句音韻天成皆闇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
覺潘陸謝顏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
之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宋書卷六十七終

宋書卷六十八

列傳第二十八

梁沈約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臣方從哲

一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

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武二王

彭城王義康

南郡王義宣

彭城王義康年十二宋臺除督豫司雍并四州諸軍事
冠軍將軍豫州刺史時高祖自壽陽被徵入輔留義康

代鎮壽陽又領司州刺史進督徐州之鍾離荊州之義陽諸軍事永初元年封彭城王食邑三千戶進號右將軍二年徙監南豫豫司雍并五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將軍如故三年授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太祖卽位增邑二千戶進號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尋加開府儀同三司元嘉三年改授都督荆湘雍梁益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給班劍三十人持節常侍將軍如故義康少而聰察及居方任職事脩理六年司徒王弘表義康宜還入輔徵侍中都督揚南徐兗三州諸軍事

司徒錄尚書事領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持節如故二府並置佐領兵與王弘共輔朝政弘旣多疾且每事推謙自是內外衆務一斷之義康太子詹事劉湛有經國才義康昔在豫州湛爲長史旣素經情款至是意委特隆人物雅俗舉動事宜莫不咨訪之故前後在藩多有善政爲遠近所稱九年弘薨又領揚州刺史其年太妃薨解侍中辭班劍十二年又領太子太傅復加侍中班劍義康性好吏職銳意文案糾剔是非莫不精盡旣專總朝權事決自己生殺大事以錄命斷之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並委義康授用由是朝野輻湊勢傾

天下義康亦自強不息無有懈倦府門每旦常有數百
乘車雖復位卑人微皆被引接又聰識過人一聞必記
常所暫遇終生不忘稠人廣席每標所憶以示聰明人
物益以此推服之愛惜官爵未嘗以階級私人凡朝士
有才用者皆引入已府無施及忤旨卽度爲臺官自下
樂爲竭力不敢欺負太祖有虛勞疾寢頓積年每意所
想便覺心中痛裂屬纊者杵係義康醫藥盡心衛奉湯
藥飲食非口所嘗不進或連夕不寐彌日不解衣內外
衆事皆專決施行十六年進位大將軍領司徒辟召掾
屬義康素無術學闇於大體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

臣形迹率心逕行曾無猜防私置僮部六千餘人不以
言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
冬月噉其歎其形味並劣義康在坐曰今年甘殊有佳
者遣人還東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尚書僕射殷景仁
爲太祖所寵與太子詹事劉湛素善而意好晚衰湛常
欲因宰輔之權以傾之景仁爲太祖所保持義康屢言
不見用湛愈憤南陽劉斌湛之宗也有涉俗才用爲義
康所知自司徒右長史擢爲左長史從事中郎琅邪王
履主簿沛郡劉敬文祭酒魯郡孔胤秀並以傾側自入
見太祖疾篤皆謂宜立長君上疾嘗危殆使義康具顧

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殷景仁湛曰天下艱難
詎是幼主所御義康景仁並不荅而胤秀等輒就尚書
議曹索晉咸康末立康帝舊事義康不知也及太祖疾
豫微聞之而斌等既爲義康所寵又威權盡在宰相常
欲傾移朝廷使神器有歸遂結爲朋黨伺察省禁若有
盡忠奉國不與已同志者必構造愆豐加以罪黜每採
拾景仁短長或虛造異同以告湛自是主相之勢分內
外之難結矣義康欲以斌爲丹陽尹言次啓太祖陳其
家貧上覺其旨義康未卒上曰以爲吳郡後會稽太守
羊玄保求還義康又欲以斌代之又啓太祖曰羊玄保

欲還不審以誰爲會稽上時未有所倉卒曰我已用王
鴻自十六年秋不復幸東府上以嫌隙旣成將致大禍
十七年十月乃收劉湛付廷尉伏誅又誅斌及大將軍
錄事參軍劉敬文賊曹參軍孔邵秀中兵參軍邢懷明
主簿孔胤秀丹陽丞孔文秀司空從事中郎司馬亮烏
程令盛曇泰等徙尚書庫部郎何默子餘姚令韓景之
永興令顏遙之湛弟黃門侍郎素斌弟給事中溫於廣
州王履廢於家胤秀始以書記見任漸預機密文秀邵
皆其兄也司馬亮孔氏中表並由胤秀而進懷明曇泰
爲義康所遇默子景之遙之劉湛黨也其日刺義康入

宿留止中書省其夕分收湛等青州刺史杜驥勒兵殿
內以備非常遣人宣旨告以湛等罪豐義康上表遜位
曰臣幼荷國靈爵遇踰等陛下推恩睦親以隆棠棣愛
忘其鄙寵授遂崇任總內外位兼台輔不能正身率下
以肅庶僚暱近失所漸不自覺致令毀譽違實賞罰謬
加由臣才弱任重以及傾撓今雖罪人卽戮王猷載靜
養豐貽垢實由於臣鞠躬慄悚若墮谿壑有何心顏而
安斯寵輒解所職待罪私第改授都督江州諸軍事江
州刺史持節侍中將軍如故出鎮豫章停省十餘日桂
陽侯義融新喻侯義宗祕書監徐湛之往來慰視於省

奉辭便下渚上唯對之慟哭餘無所言上又遣沙門釋
慧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不慧琳曰恨公不讀數
百卷書征虜司馬蕭斌昔爲義康所暱劉斌等害其寵
讒斥之乃以斌爲諮議參軍領豫章太守事無大小皆
以委之司徒主簿謝綜素爲義康所狎以爲記室參軍
左右愛念者並聽隨從至豫章辭州見許增督廣交二
州湘州之始興諸軍事資奉優厚信賜相係朝廷大事
皆報示之義康未敗東府聽事前井水忽涌溢野雉江
鷗並飛入所住齋前龍驤參軍巴東扶令育詣闕上表
曰蓋聞哲王不逆切旨之諫以博聞爲道人臣不忌殲

夷之罰以盡言爲忠是故周昌極諫馮唐面折孝惠所以克固儲嗣魏尚所以復任雲中彼二臣豈好逆主干時犯顏違色者哉又爰盎之諫孝文曰淮南王若道遇死則陛下有殺弟之名柰何文帝不用追悔無及臣草莽微臣竊不自揆敢抱葵藿傾陽之心仰慕周易匪躬之志故不遠六千里願言命侶謹貢丹愚希垂察納伏惟陛下躬執大象首出萬物王化咸通三才必理闢大入之路開大道之門揆殊逸于巖穴招奇英於側陋窮谷無白駒之倡喬岳無遺寶之嗟豈特羅飛翮于垂天網沈鱗於溟海况於彭城王義康先朝之愛子陛下之

次弟哉一旦黜削遠送南服恩絕于內形隔於遠躬離明主身放聖世草萊黜首皆爲陛下痛之臣追惟景平元嘉之釁幾於危殆三公託以興廢之宜密懷不臣之計台輔伺隙於京甸強楚窺窬於上流或顯逆而陵主有生之所惴恐神祇之所忿忌也賴宗社靈長廟筭流遠灑滌塵埃殲馘醜類氛霧時靖四門載清當爾之時義康豈不預參臯謀均此休否哉且陛下舊楚形勝非親勿居遂以驃騎之號任以藩夏之重撫政南郢綏民遏寇播皇宋之澤以洽幽荒陛下之潤被之九有豈直南荆之民沾渥而已焉遂召之以宰輔又寄之以和味

既居三事又牧徐揚所以幽顯齊歡人神同忭莫不言
陛下授之爲得義康受之爲是也今如何信疑貌之似
闕兄弟之恩乎若有迷謬之愆可責之罪正可數之以
善惡導之以義方且廬陵王往事足以知今此乃陛下
前事之殷鑒後乘之靈龜也夫曾子之不殺忠臣之篤
譬二告而猶織仁王之令範故詩云無信人之言人實
不信又云兄弟雖鬪不廢親也尚書曰克明俊德以親
九族九族既睦可以親百姓兄弟安可棄乎臣伏願陛
下上尋往代黜廢之禍下惟近者讒言之覺廬陵王既
申寃魂於后土彭城王亦弭疑愆於宋京豈徒皇代當

今之計蓋乃良史萬代之美也且諂諛難辨是非易
福始禍先古人所畏故愛身之士自爲已計莫不結舌
杜口孰肯冒忌干主哉臣以頑昧獨獻微管所以勤勤
懇懇必訴丹誠者實恐義康年窮命盡奄忽于南遂令
陛下有棄弟之責臣雖微賤竊爲陛下羞之况書言記
事史豈能屈典謨而諱哉脫如臣慮陛下恨之何益揚
子雲曰獲福之大莫先於和穆遘禍之深莫過於內難
每服斯言以爲警戒矧今觀王室大事豈得韜筆默爾
而已哉臣將恐天下風靡離間是懼遂令宇內遷觀民
庶革心欲致康哉實爲難也陛下徒云惡枝之宜伐豈

悟伐柯之傷樹乃往古之所悲當今所宜改也陛下若蕩以平聽屏此猜情垂訊芻蕘之謀曲察狂瞽之計一發非意之詔逮訪博古之士速召義康返于京甸兄弟協和君臣緝穆息宇內之譏絕多言之路如是則四海之望塞讒說之道消矣何必司徒公揚州牧然後可以安彭城王哉若臣所啓違憲於國爲非請卽伏誅以謝陛下雖復分形赴鑊煮體烹屍始願所甘豈不幸甚表奏卽收付建康獄賜死晉稽長公主於兄弟爲長太祖至所親敬義康南上後入之上嘗就主宴集甚懽主起再拜稽顙悲不自勝上不曉其意自起扶之主曰車子

歲暮必不爲陛下所容今特請其生命因慟哭上流涕舉手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負初寧陵卽封所飲酒賜義康并書曰會稽姊飲宴憶弟所餘酒今封送車子義康小字也二十二年太子詹事范曄等謀反事逮義康事在畢傳有司上曰義康昔檀國權恣心凌上結朋樹黨苞納凶邪重豐彰著事合明罰特遭陛下仁愛深至敦惜周親封社不削爵寵無貶四海之心朝野之議咸謂皇德雖厚實撓典刑而義康曾不思此大造之德自出南服詭飾情貌外示知懼內實不悛窮好極欲干請無度聖慈含弘每不折舊矜釋屢加恩疇已

往而陰敦行李方啓交通之謀潛資左右以要死士之命崎嶇伺隙不忘窺窬時猶隱忍罰止僕侍狂疾之性永不懲革兇心遂成悖謀仍構遠投羣醜千里相結再議宗社重闕鼎祚賴陛下至誠感神宋曆方朶故姦事昭露罪人斯得周公上聖不辭同氣之刑漢文仁明無隱從兄之惡况義康豐深二叔謀過淮南背親反道自棄天地臣等參議請下有司削義康王爵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詔特宥大辟於是免義康及子泉陵侯亢女始寧豐城益陽興平四縣主爲庶人絕屬籍徙付安成郡以寧朔將軍沈邵爲安成公相領兵防守義康在安成

讀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歎曰前代乃有此我得罪爲宜也二十四年豫章胡誕世前吳平令袁惲等謀反襲殺豫章太守桓隆南昌令諸葛智之聚衆據郡復欲奉戴義康太尉錄尚書江夏王義恭等奏曰投畀之言義著雅篇流殛之教事在書典庶人義康負豐深重罪不容戮聖仁不忍屢加遲回宥其大辟賜遷近甸斯乃至愛發天超邈終古曾不遇愆甘引而讒言同衆恨悖徼幸每形辭色內宣家人外動民聽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胡誕世假竊名號構成凶逆杜漸除微古今所務况禍機驟發庸可忽乎臣等參議宜徙廣州遠郡放之邊

表庶有防絕奏可仍以安成公相沈邵爲廣州事未行
值邵病卒索虜來寇瓜步天下擾動止虜異志者或奉
義康爲亂世祖時鎮彭城累啓宜爲之所太子及尚書
左僕射何尚之並以爲言二十八年正月遣中書舍人
嚴龍齋藥賜死義康不肯服藥曰佛教自殺不復得人
身便隨宜見處分乃以被揜殺之時年四十三以侯禮
葬安成六子允肱珣昭方曇辯允初封臬陵縣侯食邑
七百戶昭方並早夭允等留安成元凶得志遣殺之世
祖大明四年義康女玉秀等露板辭曰父凶滅無狀孤
負天明存荷優養沒蒙加禮明罰羽山未足勅法烏烏

微心昧死上訴乞反葬舊塋糜骨鄉壤詔聽并加資給
前廢帝永光元年太宰江夏王義恭表曰臣聞太祖遠
之猶或慮親降霍省序義重令戚故嚴道疾終嗣啓方
字阜陵愆屏身遲晚恩竊惟故庶人劉義康昔昧姦回
自貽非命沈魂漏籍垂誠來典運革三朝歲盈三紀天
地改朔日月再升陶形賦氣咸蒙更始義康妻息漂沒
早違盛化衆女孤弱永淪黜首卽情原豐本非已招感
事哀愴俯增傷咽敢緣陛下聖化融泰春澤覃被慈育
羣生仁被泉草實希洗宥還齒帝宗則施及陳芟榮施
污壤臣特憑國私冒以誠表塵觸靈威伏紙悲悽詔曰

太宰表如此公緣情遣遠覽以增慨昔淮楚推恩胙流
支胤抑法弘親古今成準使以公表付外依旨奉行故
泉陵侯允橫罹凶虐可特爲置後太宗泰始四年復絕
屬籍還爲庶人

南郡王義宣生而舌短澀於言論元嘉元年年十二封
竟陵王食邑五千戶仍拜右將軍鎮石頭七年遷使持
節都督徐兗青冀幽五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將軍如故
猶戍石頭八年又改都督南兗州刺史當鎮山陽未
行明年遷中書監進號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
一部時竟陵羣蠻充庠役刻民散改封南護王又領石

頭戍事十三年出都督江州豫州之西陵晉熙新蔡三
郡諸軍事鎮南將軍江州刺史初高祖以荊州上流形
勝地廣兵彊遺詔諸子次第居之謝晦平後以授彭城
王義康義康入相次江夏王義恭又以臨川王義慶宗
室令望且臨川武烈王有大功於社稷義慶又居之其
後應在義宣上以義宣人才素短不堪居上流十六年
以衡陽王義季代義慶而以義宣代義季爲南徐州刺
史都督南徐州軍事征北將軍持節如故加散騎常侍
而會稽公主每以爲言上遲回久之二十一年乃以義
宣都督荆雍益梁寧南北秦七州諸軍事車騎將軍荆

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先賜中詔曰師護以在西爰比表求還出內左右自是經國常理亦何必其應於一往今欲聽許以汝代之護雖無殊績潔已節用通懷期物不恣羣下此信未易非唯聲著西土朝野以爲美談在彼已有次第爲士庶所安論者乃謂未議遷之今之回換更在欲爲汝耳汝與護年時一輩各有其美物議亦互有少劣若今向事脫一減之者既於西夏交有巨礙遷代之譏必歸責於吾矣復當爲護怨非但一誚而已也如此則公私俱損爲不可不先共善詳此事亦易勉耳無爲使人動生評論也師護義季小字也義宣至鎮勤

自課厲政事脩理白哲美鬚眉長七尺五寸腰帶十圍多畜嬪媵後房千餘尼媼數百男女三十人崇飾綺麗費用殷廣進位司空改侍中領南蠻校尉二十七年索虜南侵義宣慮寇至欲奔上明及虜退太祖詔之曰善脩民務不須營潛逃計也三十年遷司徒中軍將軍揚州刺史侍中如故未及就徵值元凶弒立以義宣爲中書監太尉領司徒侍中如故義宣聞之卽時起兵徵聚甲卒傳檄近遠會世祖入討義宣遣參軍徐遺寶率衆一千助爲前鋒世祖卽位以義宣爲中書監都督揚豫二州刺史加羽葆鼓吹給班劍四十人持節侍中如故

改封南郡王食邑萬戶進諡義宣所生爲獻太妃封次子宜陽侯愷爲南護王食邑千戶義宣固辭內任及愷王爵於是改授都督荆湘雖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荆湘二州刺史持節侍中丞相如故降愷爲宜陽縣王義宣將佐以下竝加賞秩長史張暢事在本傳咨議參軍蔡超專掌書記并參謀除尚書吏部郎仍爲丞相咨議參軍南郡內史封汝南縣侯食邑千戶司馬竺超民爲黃門侍郎仍除丞相司馬南平內史其餘各有差義宣在鎮十年兵彊財富旣首剗大義威名著天下凡所求欲無不必從朝廷所下制度意所不同者一不遵

承嘗獻世祖酒先自酌飲封送所餘其不識大體如此初臧質陰有異志以義宣凡弱易可傾移欲假手爲亂以成其姦自襄陽往江陵見義宣便盡禮事在質傳及至江州每密信說義宣以爲有大才負大功挾震主之威自古尠有全者宜在人前蚤有處分且萬姓莫不係心於公整衆入朝內外孰不欣戴不爾一旦受禍悔無所及義宣陰納質言而世祖聞庭無禮與義宣諸女淫亂義宣因此發怒密治舟甲克孝建元年秋冬舉兵報豫州刺史魯爽兖州刺史徐遺寶使同爽狂酒失旨其季正月便反遣府戶曹送版以義宣補天子并送天子

羽儀遺寶亦勒兵向彭城義宣及質狼狽起兵二月二十
十六日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使僚佐
悉稱名遣傳奉表曰臣聞博陸毗漢獲疑宣后昌國翼
燕見猜惠王常謂異姓震主嫌隙易構葭葦淳戚昭亮
可期臣雖庸懦少希忠謹值巨逆滔天忘家殉國雖曆
筭有歸微績不樹竭誠盡愚貫之幽顯而微疑莫監積
毀日聞投杼之聲紛紜溢聽諒緣奸臣交亂成是貝錦
夫澆俗之季少貞節之臣冰霜競至靡後彫之木並寢
處凶世甘榮偽朝皆纓冕之所棄投畀之所取至乃位
超昔寵任參大政惡直醜勲妄生邪說疑惑明主誣罔

視聽又南從郡僚勞不足紀橫叨天功以爲己力同弊
相扇圖傾宗社滅質去歲忠節勲高古賢魯爽協同大
義志焚金石此等猜毀必欲禍陷昔汲黯尚存劉安寢
志孔父旣逝華督縱逆臣雖不武績著艱難復肆讒狡
規見誘召宗祀之危綴旒非所臣託體皇基連暉日月
王室顛墜咎在微躬敢忘抵鼠之忌甘受犯墉之責輒
徵佖甲卒分命衆藩使忠勤申憤義夫効力戮此凶醜
謝恩闕廷則進不負七廟之靈退無愧二朝之遇臨表
感愧辭不自宣上詔荅曰皇帝敬問朕以不天招罹屯
難家國阽危剪焉將及所以身先入百雪清寃耻遠憑

高竿共濟艱難遂登寡閭嗣奉洪祀尊戚酬勲寔表心
事批政闕職所願匡極而嘉言茂聞末德先著勤王之
績未終毀冕之圖已及臧質險躁無行見棄人倫以此
不識志在問鼎凶意將逞先借附從扇誘欺熾成此亂
階如使羣逆並濟衆邪競逐將恐瞻烏之命未識所止
構怨連禍孰知其極公明有不照背本崇姦迷昵讒醜
還謀社稷雖履霜有日諠議糾紛朕以至道無私杜遏
疑議信理推誠暴於遐邇不虞物變難籌醜言遂驗是
用悼心失圖忽忘寢食今便親御六師廣命羣牧告靈
誓衆其造柴桑梟輓元惡以謝天下然後警蹕清江鳴鑿

郢路投戈襲衣面稟規勗有宋不造家禍仍纏昔歲事
寧方承遠訓冀以虛薄永弭厥艱豈謂曾未基稔復覩
斯疊二祖之業將墜于淵仰瞻鴻基但深感慟太傅江
夏王義恭又與義宣書曰頃聞之道路云二魯背叛致
之有由謂不然之言絕於智者之耳忽見來表將興晉
陽之甲驚愕駭惋未譬所由若主幼臣強政移冢宰或
時昏下縱在上畏逼然後昏藩忠構覩難赴機未聞聖
主御世百辟順軌稱兵於言興之初扶危於旣安之日
以此取濟竊爲大弟憂之昔歲二凶構逆四海同奮弟
協宣忠孝奉戴明主元功盛德旣已昭著皇朝欽嘉又

亦優渥丞相位極人臣江左罕稱一門兩王舉世希有表
倍推誠彰於見事出納之宜唯意所欲裛升進益方省
後命一旦棄之可謂運也吾等荷先帝慈育得及人羣
思報厚恩昊天罔極竭力盡誠猶懼無補奈何妄聽邪
說輕造禍難國靡流言遽歸愆於二叔世無鼂錯仍襲
轍於七藩棄漢蒼之令範遵齊罔之敗跡往時仲堪假
兵靈寶旋害其族孝伯投之劉牢忠誠逝踵皆曩代之
成事當今之殷鑒也臧質少無美行弟所具悉憑恃末
戚並有微勤承乏推遷遂超倫伍籍西楚彊力圖濟其
私凶謀若果恐非復池中物魯宗父子世爲國寃太祖

方弘遐略故爽等均雍齒之封今據有五州虎兕出於
匣是須爲劉淵耳徐遺寶是垣護之婦弟前因護之歸
於吾苦求北出不樂遠西近磐桓湖陸示遣劉雍其意
身可雍是徐冲舅適有密信誓倒戈自虜侵境以來公
私彫弊安以撫之庶可寧靜弟復隨而擾亂吾恐邊鄙
此爲禾黍宜遠尋高祖創業艱難近念家國比者禍豐
時息兵戈共安社稷責躬謝過誅除險佞追保前勲傳美
竹帛昔梁孝悔罪景帝垂恩阜質改過肅宗降澤忠焉
之誨聊希往言禍福之機明者是察主上神武英斷羣
策如林忠臣發憤虎士投袂雄騎布野舳艫蓋川吾以

不才忝權節鉞總督羣帥首戒戎先指晨電舉式清南
服所以積行緩期冀弟不遠而悟如其遂溺姦說者天
實爲之臨書慨蒞不識次第義宣移檄諸州郡加進號
位遣參軍劉謨之尹周之等率軍下就臧質離州刺史
朱脩之起兵奉順義宣二月十一日率衆十萬發自江
津舳艫數百里是日大風船幾覆沒僅得入中夏口以
第八子怡爲輔國將軍留鎮江陵遣魯秀朱曇韶萬餘
人北誅朱脩之秀初至江陵見義宣旣出拊膺曰阿兄
誤大事乃與癡人共作賊今年敗矣義宣至尋陽與質
俱下質爲前鋒至雒頭聞徐遺寶敗魯爽於小峴授首

相視失色世祖使鎮北大將軍沈慶之送爽首示義宣
并與書僕荷任一方而釁生所統近聊率輕師指往翦
撲軍鋒裁交賊爽授首公情契異常或欲相見及其可
識指送相呈義宣質竝駭懼上先遣豫州刺史王玄謨
舟師頓梁山洲內東西兩岸爲卻月城營柵甚固義宣
屢與玄謨書要令降玄謨書報曰頻奉二誨伏對戰駭
先在彭泗聞諸將皆云必有今日之事以鄙意量謂無
此理去年九月故遣參軍先僧瑗脩書表心并密陳入
相之計欲使周旦之美復見於今豈意理數難推果至
於此昔因幸會蒙國士之顧思報厚德甘起泉壤豈謂

一旦事與願違公崇長姦回自放西服信邪細之說忘
大節之重溺流狡之志滅君親之恩狎玩極寵越希非
覬祖宗世祀自圖顛覆瞑目行事未有如斯之甚者也
乃復枉覃書檄遠示見招此則丹心微款未亮於高鑑
赤城幽志虛感於平日環念周回始悟知己之爲難也
公但念提職在昔不思善教有本徒見徐魯去就未知
仗義有人豈不惜哉有臣則欲其忠誘人而導諸逆君
子忠恕其如是乎苟不忠恕則擇木之翰有所不集矣
夫挑妾者愛其易求妻則敬其難若承命如響將焉用
之原轂存輿無禮必及竊恐荆郢之士已當潛貳其懷

非皇都陋臣秉義不徙公雖心迷迹往猶願勉建良圖
抑撫軍忠壯慷慨亮誠有素新亭之勲莫與爲等而妄
信姦虛坐相貶謗不亦惑哉幸承人乏夙誠前驅精甲
已次近路鎮軍駱驛繼發太傅驃騎嗣董元戎乘輿親
御六師威靈遐振人百其氣慕義如林舟騎雲回赫奕
千里輒屬韃秉銳與執事周旋授命當仁無所讓夫
君道旣盡民禮亦絕執筆裁答感慨交懷撫軍柳元景
據姑孰爲大統偏帥鄭琨武念戍南浦質逕入梁山去
玄謨一里許結營義宣屯蕪湖五月十九日西南風猛
質乘風順流攻玄謨西壘冗從僕射胡子友等戰失利

棄壘渡就玄謨質又遣將龐法起數千兵從洲外趨南浦仍使自後掩玄謨與琨念相遇法起戰大敗赴水死略盡二十一日義宣至梁山質上出軍東岸攻玄謨玄謨分遣游擊將軍垣護之竟陵太守薛安都等出壘奮擊大敗質軍軍人一時投水護之等因風縱火焚其舟乘風勢猛盛烟燭覆江義宣時屯西岸延火燒營殆盡諸將乘風火之勢縱兵攻之衆一時奔潰義宣與質相失各單舸迸走東人士庶並歸順西人與義宣相隨者船舸猶有百餘女先適臧質子過尋陽入城取女載以西奔至江夏聞巴陵有軍被抄斷回入逕口步向江陵

衆散且盡左右唯十許人脚痛不復能行就民僦車自載無復食緣道求告至江陵郭外遣人報竺超民超民具羽儀兵衆迎之時外猶自如舊帶甲尚萬餘人義宣既入城仍出聽事見客左右翟靈寶誠使撫慰衆賓以臧質違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繕甲變爲後圖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忘靈寶之言誤云項羽千敗衆咸掩口而笑魯秀竺超民等猶爲之爪牙欲收合餘燼爰圖一決而義宣惛墊無復神守入內不復出左右腹心相率奔叛魯秀北走義宣不復自立欲隨秀去乃於內戎服騰囊盛糧帶佩刀攜息怡及所愛妾五

人皆著男子服相隨城內擾亂白刃交橫義宣大懼落馬仍便步地超民送城外更以馬與之超民因還守城義宣冀及秀望諸將送北入虜既失秀所在未出郭將士逃散盡唯餘怡及五妾兩黃門而已夜還向城入南郡空廨無牀席地至旦遣黃門報超民超民遣故車一乘載送刺姦義宣送止獄戶坐地歎曰臧質老奴誤我始與五妾俱入獄五妾尋被遣出義宣號泣語獄吏曰常日非苦今日分別始是苦大司馬江夏王義恭諸公王八座與荊州刺史朱脩之書曰義宣反道叛恩自陷極逆大義滅親古今同准無將之誅猶或囚殺况醜文

悖志宣灼遐邇鋒指絳闕兵纏近郊豐逼憂深臣主旰食賴朝略震明祖宗靈慶罪人斯得七廟弗隳司刑定罰典辟攸在而皇慈逮下愍其愚迷抑法申情屢奏不省人神悚遑省心震惕義宣自絕於天理無容受社稷之慮臣子責深便宜專行大戮以紓國難但加諸斧鉞有傷聖仁示以弘恩使自爲所上天德下一洪憲臨書悲慨不復多云書未達脩之至江陵已於獄盡焉時年四十世祖聽還葬義宣子棕愷恢憬悛悛怡伯實業悉達法導僧喜慧正慧知明彌虜妙覺寶明凡十八人愷恢悛悛並於江陵墓所賜死悛悉達早卒餘並與

義宣俱爲朱脩之所殺蔡超及諮議參軍顏樂之徐壽之等諸同惡竝伏誅超濟陽考城人父茂之侍廬陵王義真讀書官至彭城王義康驃騎從事中郎始興太守超少有才學初爲兗州主簿時令百官舉才超與前始興令同郡江淳之前征南參軍會稽賀道養竝爲興安侯義賓所表薦竺超民責州刺史竺夔子也恢字景度旣嫡長少而辯慧義宣甚愛重之年十一拜南護王世子除給事中義宣爲荊州常停都邑太祖欲令遷西乃以爲河東太守加寧朔將軍項之徵爲黃門侍郎元凶弑立恢爲侍中義宣起義劭收恢及弟愷惓惓懼恢繫

于外散騎郎沈煥防守之煥密有歸順意謂恢等曰禍福與諸郎同之願勿憂及臧質自白下上趨廣莫門劭令煥殺恢等煥乃解其桎梏率所領數十人與恢等向廣莫門欲出門者岨之煥曰臧公已至凶人走矣此司空諸郎竝能爲諸君得富貴非徒免禍而已勿相留亦值質至因以得出恢至新亭卽除侍中俄遷侍中散騎常侍西中郎將湘州刺史義宣并領湘州轉恢侍中領衛尉晉氏過江不置城門校尉及衛尉官孝武欲重城禁故復置衛尉卿衛尉之置自恢始也轉右衛將軍侍中如故義宣舉兵反恢與兄弟姊妹一時逃亡恢藏江

寧民陳銑家有告之者錄付廷尉恢子善藏與恢俱死
愷字景穆生而養於宮內寵均皇子十歲封宜陽縣侯
仍爲建威將軍南彭城沛二郡太守遷步兵校尉轉黃
門侍郎太子中庶子領長水校尉元凶以愷爲散騎常
侍世祖以爲祕書監未拜遷輔國將軍南彭城下邳二
郡太守其年轉五兵尚書進爵爲王義宣反問至愷於
尚書寺內著婦人衣乘問訊車投臨汝公蓋詡詡於妻
室內爲地窟藏之事覺收付廷尉詡伏誅恢封臨武縣
侯年十八卒諡曰悼侯恢封湘南縣侯憬封祁陽縣侯
徐遺寶字石隼高平金鄉人初以新亭戰功爲輔國將

軍衛軍司馬河東太守不之官遷兗州刺史將軍如故
戍湖陸封益陽縣侯食邑二千五百戶義宣旣沒遣使
以遺寶爲征虜將軍徐州刺史率軍出瓜步遺寶遣長
史劉錐之襲彭城寧朔司馬明胤擊破之更遣高平太
守王玄楷與錐之復逼彭城時徐州刺史蕭思話未之
鎮因詔安北司馬夏侯祖權率五百人馳往助胤旣至
擊玄楷斬之錐之還湖陸遺寶復遣使人檀休祖應玄
楷聞敗亦潰散遺寶棄城奔魯爽爽敗逃東海郡界土
人斬送之傳首京邑夏侯祖權護人也以功封祁陽縣
子食邑四百戶大明中爲建武將軍兗州刺史卒官諡

曰烈子

史臣曰襄陽龐公謂劉表曰若使周公與管蔡處茅屋
之下食藜藿之美豈有若斯之難夫天倫由子共氣分
形寵愛之分雖同富貴之情則異也追味尚長之言以
爲太息

宋書卷六十八

終

